

## 1. 花冈河静静地流着

花冈河静静地流着。

花冈河把花冈矿山劈成了南北两块，从矿山的脚下流过。它卷载着高原的泥沙，卷载着灰青色的铜矿矿渣，沿着群山的山脚向东流着。多少年来，它一直是这样静静的向东流着。

在花冈河的北岸，有一条干枯的、被挖掘得破破烂烂的新河道，它像一条遍体鳞伤的巨蛇，僵躺在花冈河边，而又弯弯曲曲地伸向东北方的群山里。太阳落山了，一个个的山峰上，正燃烧着落日的红光；茫茫的夜雾，却从山谷底、从干枯的新河道里升腾起来了，使得还在河道里劳动着的人们，显得更加疲惫和憔悴。

散布在这漫长的河道上劳动着的六七百个人，有的戴着破战斗帽，有的光着那长着一寸多长头发的脑袋；有的穿着掉了一只袖子的破褂子，有的光着那脊骨隆起的黑脊梁；有的穿着草鞋，有的光着那淌着脓血的泥脚；有的扎着裹腿带，有的挽起裤腿露着两只像镐把似的大腿。看来，他们就像传说中的古代的奴隶群，在深谷底的黄昏里，蹒跚地游动着。

这是一群中国战俘和劳工，他们在日本辅导员的监督下，挖掘着花冈河的新河道。他们吃力地抡着十字镐，弓着身子铲掘石子，有的抬起那沉重的石头包，在辅导员的吆喝和皮鞭下，挣扎着又爬上了陡坡。

一年前——一九四四年的五月，矿山由于盲目的开采，花冈河水冲垮了七号矿井，使二十多个日本工人和朝鲜人惨遭灭顶。因此，矿山才决定将花冈河改道绕过矿山，使它向东北方流泻。七月底，承包花冈河改道工程的鹿岛组株式会社，从日本政府手里接收了三百个从大陆上劫来的战俘和劳工，又接收了几百个从朝鲜半岛上被迫离乡背井来当苦力的朝鲜农民。他们在日本工头的皮鞭下，在这河道上开始了艰苦而又繁重的劳动。他们带着病，忍着饥饿，在酷夏烈日的烤烙下劈开了山头，在秋天浓雾弥漫的深谷里抬着石头，在严冬的大风雪天里，被迫光着脚站在冰水里挖掘着河道。仅仅九个月的时间，仅仅在这三百个中国战俘和劳工中，就有一百八十多个人付出了生命。

“会社”为了加速河道改道工程的进行，从而获得更大的血腥利润，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和六月初，先后两次从政府手里接收了六百八十四名中国战俘和劳工，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，就被辅导员们赶上了工地。

一个月前，鹿岛组株式会社花冈出張所所长河野，就下了命令，他要改道工程在七月底洪水期前竣工。新河道的竣工日期一天天迫近了，而工程却照样是那么缓慢地进展着。会社方面就一再加工加点，督促得更加严厉，甚至，在六月下旬又强迫展开了为时一周的“突贯期间”<sup>②</sup>。

现在，花冈河的改道工程在紧张而又缓慢地进展着，在皮鞭和

② 即监工的日本工头。  
加重对战俘们的奴役。

血与火中进展着。

“怎么还他妈的不收工呀？”薛同道望着刚跑开的一个辅导员的背影，自语地骂着，他用铁锨撑住麻木的身体，望了望那小土岗子——那是号兵王占祥吹号时常常站的地方，立刻，他失望而沉闷地哼了一声，朝他身边的李冬景问道：“怎么还他妈的不收工呢？天快黑了！”

“黑了？”李冬景无声地苦笑了一下，举起胳膊抹去了脸上的汗珠子，说道：“驴鸡巴打灶窗，捶打黑了拉倒。”

听到他俩的谈话，看到薛同道那挣扎着的样子，石黑城扶着十字镐直起腰来，满是胡子的大黑脸上，挂拉着黑色的汗珠子，他擦也没擦，说道：“顶不住了吧，老薛，看你晌午也没有吃……”

“嗯嗯，”薛同道那沙哑的嗓音微颤着，他咬住牙，强打起精神回答道：“顶……顶得住！”

“就是铁打的人也顶不住呀！”石黑城用鼻子冷冷地哼了两声，说道。他那张大黑脸上，立刻透出了愤怒的神情，他用闪射着凶光的两只大眼睛，在河道里扫视了一下，过了一会，他带着沉重的语气说道：“一天吃两个狗蛋大的橡子面馒头，干他妈的十二三个钟头的活儿……他妈的！”

“嘿嘿！十二三个钟头儿你就扛不住了，十五个钟头你也得扛。大老黑，别拉稀！”刚抬石头回来的张二虎，扛着根大木杠子，吁吁地喘着气，眯缝着一对小眼，瞅着石黑城的侧脸，嬉皮笑脸地又接着说道：“太太君的说话的有，每天再给你加上三个钟头。”

石黑城没答理他，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像是说：“这小家伙，成天嬉皮笑脸的，谁老是跟你开玩笑呀！”

石黑城这种不耐烦的神气，张二虎是觉察到了，他那洋溢着孩子气的小黑脸上，立刻露出了委屈的神情。他赌气把木杠子往地下一戳，撅起小嘴来，咕咕哝哝地说道：“哼，爱信不信，反正人家说花冈街上和矿山那大铁架子上，还有那花冈桥上，都贴满了大标

语……”

“那是干什么呀？”李冬景猛然问了一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石黑城也扭过大黑脸来，眨巴着两个大眼睛，像是很注意地听着他的话。左右劳动着的人们，也都向这边张望着。

张二虎觉得自己的话像磁石般地吸住了人们，他顿时提高了他那特有的尖嗓子说道：“说是什么——什么突贯期间……”

“什么突、突贯期间呀？”拖着铁锨、弯着腰溜过来的刘秋 瞅着张二虎的脊梁吭吭哧哧地问了一声，又眨动着浮肿得像一对马铃铛似的眼皮，慌张地朝河道的两头张望了下。“那是个什么，什么玩意儿呐？”

“就是一天再给你小子加上三个钟头的工，”张二虎猛地转过身来 唾沫星子几乎喷在刘秋的脸上。“就是这个玩意儿！”

“给我——？”刘秋倒吸了一口冷气 瞅着张二虎那小黑脸 不由得倒退了两步，一下子就瞪着眼、张着嘴愣在那里，像是什么大祸临头！不只是他，就连每个人也都一愣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过了一会 不知谁问了一句。

“老王！”张二虎立刻清脆地回答了一声。他转动着身子，眨巴着细眯眯的小眼，在身旁的人群中寻找着刚才问话的人，他并没有发现是谁问的，可是，他又觉得像是大伙问的。他立刻回答道：“伙房的老王呀 晌午他送饭来的时候 亲口对我说的 哼 你们爱信不信 要不 怎么这个时候了还不收工呀？”

真的呀，不然为什么现在还不收工呢？

石黑城虽早已觉察到这是事实了，但当他看到张二虎那三分滑稽七分孩子气的小黑脸时，尤其看到他那在兴奋时常常眯成一线的小眼睛时 他觉得就有些不相信了。所以 他又问了一声：“是真的吗？”

人们都怀着半信半疑的神情，瞅瞅张二虎，又看看石黑城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最后，人们的视线，蓦地一下都集中在班长张华

的身上了。

一直沉默地听着大家嚷嚷，而又在凝视着山峰愣愣出神的张华，这时候才回过头来瞅了瞅人们，一道阴沉的冷光在他瘦削的脸上掠过，他说：“这——也许是真的吧！”

谁也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句什么，但每个人却从他的神色上感觉到了。立刻，像是一块块的大石头，压上了人们的心头，谁也不吭一声了。

“可不真的！”张二虎涨红着小黑脸，朝着张华急呼呼地嚷了一句。他觉得大家太不相信他了，尤其是连班长这么一个有见地的人，也像是不相信他的话似的，他恨不得长上八张嘴一齐嚷，但他急得不知怎么说好，顿时，他那小黑脸都涨紫了。“要糊弄你们，我是你们大伙的儿！”

大家刚要发笑，忽然，“干……干……干活呀！快……快……”杨志忠第一个先望到了沿着堤岸朝这边走来的两个辅导员。他张开了那口吃的嘴，结结巴巴的吼叫了起来。刘秋却第一个哆里哆嗦地溜开了。大家都散开弯下腰来，又吃力地抡起了镐，扬起了锹。张二虎扔下木杠子，吭吭哧哧地搬滚着一块大石头。

杨志忠眨巴着鼓溜溜的一对蛤蟆眼，瞟了瞟跳下河道来的清水和石川，讨好地叫了起来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快的干活呀！回……回家吃……吃饱饭呀！”这油腔滑调的叫喊，就像一阵冷风，在人们的脊梁骨上扫过，使得每一个人从心底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，一个个都暗暗地咒骂着这个不要脸的家伙。正搬滚着一块大石头的张二虎，使劲把大石头翻一个滚，就瞪杨志忠一眼，骂他一声：“×你个奶奶！”再把大石头翻一个滚儿，又瞪他一眼，骂他一声。

“干……干活呀——回……回家吃……吃……”

“啪”地一声，一皮鞭把他的“吃吃”声打断了。清水用鞭杆子狠狠地戳打着杨志忠的脊梁骨，用生硬的中国话骂道：“你的什么

什么的说话？妈那个！”又狠狠地抽了他几鞭子。

张二虎心里怪痒痒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。他用足了力气一搬，大石头连滚了两个滚儿，躺到草包里去了。猛然，他听到了一声“你的！”他觉得脊梁骨凉飕飕的，心里一颤，暗暗地说了声：“糟了！”

“你的！哈哈……”清水大声朗笑着，用鞭杆子敲打着他的脑袋叫道：“你的，干活的大大的，顶好，顶好！”

张二虎一扬脸，两个辅导员已经走开了，石川那家伙还屡屡回头，啊！他为什么还抿着嘴笑呢？张二虎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一屁股蹲在那块大石头上，摸着脑袋上暴起的疙瘩，朝着两个辅导员的背影骂道：“干活大大的也挨几家伙，我×你们个奶奶的！”

张华望着张二虎的这种神情，不由得凄然一笑。他觉得打在这孩子头上的皮鞭，真正的体现着一种奴隶的滋味。他的心痛楚着。

“哼！石黑城的大黑脸阴沉得怕人，他瞪了张二虎一眼，气呼呼地哼了一声：“活该！”

张二虎没有听到石黑城的话，更没有觉察到张华的心情，他还在抚摸着头上的疙瘩，噘着小嘴，气鼓鼓的一声不吭。

“好险，好险！”过了好大会，刘秋擦着脖颈上的冷汗，嘟哝着直起腰来。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……”

“就是你胆小，他狗日的们还敢吃了你？”张二虎冲着刘秋呵斥道，仿佛他那满肚子的怒气，一下子就要倾泻在他身上。“看你那个鬼样儿，胆小鬼！”

是的，谁都知道，刘秋是个胆小鬼，成天价不言不语，一见到辅导员，就吓得打哆嗦，一听到吼骂或鞭响，他浑身就会冒出冷汗来。听到张二虎的呵斥，他毫无反应和表情。当不知从哪里又传来了几声吼喝和一阵皮鞭声时，他立刻又埋下腰挖起土来了，握在手中

的铁锨直抖，他一定认为辅导员又过来了吧！他头也没有敢抬一抬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：“又过来了！”

人们本能的一愣。张二虎急忙朝四下一扫，并没有发现什么，他扭动了一下屁股，像是坐得更牢了，自言自语地骂道：“他狗日的们打死我，我也不动了。我×他们个奶奶的！”

“二虎，快！”张二虎的骂声刚落地，李冬景就冲着他叫了一声。

张二虎腾地站了起来，一眼扫见了走过来的清水，他压低着尖嗓子叫道：“冬景，快，快，咱俩抬！”

“二虎，你不是说他狗日的们打死你，你也不动了吗？”李冬景走到他跟前，悄悄问道。

张二虎抱起了木杠子，咧着小嘴，翻眨着眼皮瞅着李冬景，难为情地嘻笑着说：“他狗日的们不是没打死我吗？我就得动。嘻嘻！”

“这个小家伙呀！”石黑城望望抬着大石头包走开的张二虎的背影，吭哧地说了一句。他那阴沉得怕人的大黑脸，一下子开朗起来了。

“快快的，快快的干活！”

“干活！快快的！巴格牙鲁！”

吼喝声和皮鞭声，随着清水一齐滚腾了过来。空气突然紧张了起来，深谷里的黄昏也顿时显得浓重了。

收工号到底还是响了。疲累的人们，一个个伸伸酸痛的腰，拄着镐、锨，拖着沉重而又麻木的两腿，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聚拢着，横排在辅导员们面前。经过一阵骚乱，一中队已经开步走了；三中队那边还在响着皮鞭声；二中队呢？

“统统的前边的来，来来！快快的！”小个子清水正夫鼓着圆溜溜的小肚子，咧开大嘴像头公牛似的吼叫着。他滚动着那两只

饿狼似的眼珠子，滴溜溜地横扫着面前那二百多人的行列。“前边的来来 快快的——巴格！”他挥舞着皮鞭，不时狠狠地抽打着地面，石头子在他的脚下乱蹦乱滚。在他身旁的石川，这个会说中国话的人，仍像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一样，阴沉着脸，呆呆地站立着，一声不响。

紧张而又沉重的空气，在深谷底流滚，顺着河道流滚着。

“巴格 快快的前面的来 来！”

行列中的人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一个个睁大着惶恐的眼睛。像往常一样，他们又不自主地向前挪动着脚，渐渐地，二百来个人都站上前来了。

“巴格！”像平地爆响了一个炸雷，清水暴跳了起来，吼叫道：“支那人的 心的统统的坏了 大大的坏了的 吃饭的大大的 干活的——小小的！”突然，他抡起了皮鞭，像一条疯狗似的扑进了行列，咆哮着、窜跳着，像是要用他的凶爪撕开每个人的心膛。皮鞭像一阵暴雨似的落在人们的头上和身上。

飞起的皮鞭，朝着刘秋打下来了。刘秋本能的用手一挡，“啪”的一鞭打在他的手上，他呀的叫了一声，抖甩着像被刀子割掉似的疼痛的指头，两眼直勾勾地瞅着那又抡起的皮鞭，退了两步。清水咧开那像是一口要把他吞下似的大嘴，吼叫着又扑了过去，把刘秋打翻在地上，用一只脚踩住了刘秋的大腿，又用鞭杆子戳捣着他的鼻子，喝道：“太君的打你 你的跑？——跑！”

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的刘秋，不敢哭也不敢叫，身体像抽筋似的哆嗦成了一团。

一直木然地站在清水后边的石川，脸上的红润渐渐地消失了，两腮的肌肉在抽搐着。

“希迷子桑 ①”这时候，他气吁吁的却又是那么轻声的唤了

一声。

满头冒着大汗，喘着粗气，刚又抡起了皮鞭的清水，慢腾腾地垂下了鞭子，转过头来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他。不，像是更加暴怒了！他又抡起皮鞭，照着脚下的人没头没脑的狠打起来。刘秋用两只胳膊死命的搂抱着脑袋乱滚乱叫，几次坐起来哭着哀告：“太君！饶……饶命吧！”又几次被打倒在地上。毒狠的皮鞭撕开了他的衣服，揭起了一丝丝的皮肉。猛地，刘秋抱住了清水的一条腿，又仰起了那浮肿的血泪模糊的脸来，苦苦地哀告道：“太君呀！你，你别打、打……”凄惨的哀告声又被一阵凶暴的鞭声打断了。

每一个人的肉体 and 每一颗心，都像遭受着鞭挞而痛楚着；一个个都屏住呼吸，耷拉下脑袋，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热泪……

眼前的景象，把石川拉回到那战争的年代，那血与火的日子去了。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小队长命令他纵火烧房，当他举起火把时，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太，哭嚎着扑倒在他的脚下，他一时愣住，不知所措。田中小队长却提着皮鞭奔扑过来，抡起皮鞭，扬起长统靴，乱踢乱打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老人就在他的脚下翻滚号哭……

“住手！”

一声吼叫，把石川的思想从遥远的什么地方拉了回来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。一个额上挂着两道血痕的小伙子，冲到了清水的面前。

“不准打！”那小伙子又吼叫了一声，把紧握起的拳头叉在腰上。

人们的心随着震动了一下。“啊！薛同道！”行列中有人在心底惊叫了一声。一个个都惊愣地注视着眼前这即将爆发的事情。

这突如其来的怕人的家伙，真使清水吃了一惊，他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，那高举着的皮鞭慢悠悠地落了下来。他稍微定了定神，才

大声喝道：“南尼——①”

“不准打！不准打！”一个字一个字从薛同道那紧闭着的牙缝中进了出来。他紧握拳头，挺直身子，愤怒的目光像两把刀子似的逼视着清水，他像一只斗架的雄鸡那样展着翅膀，做着就要扑过去的姿势，喝道：“你们分给我们这么多的工，一天十四五五个钟头的工呀，吃的是，吃的是他妈的橡子面，橡子面呀！”他也不管对方听懂听不懂，就像机关枪似的一口气喷射了出来。一阵晚风吹来，掀起了他的破褂子，那袒露出来的干瘪的胸膛，在呼哧呼哧的鼓动着，他把一只脚踏上前去了……

“巴格鲁鲁！”随着一声吼叫，清水举着皮鞭扑了上去，“啪啪啪”的一顿皮鞭，打得薛同道摇晃了几下，但他没有动也没有吭，只用那冒着火星子的两眼死盯住清水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清水一把扭住了他的胳膊，他想挣扎，但被清水往身后一拖又一扭身，薛同道像一块石头似的被摔出了一丈多远，他昏迷过去了。清水又举起了皮鞭要扑过去……

“希迷子！”

听到一声咆哮，清水一愣，猛地回过头来，他看到石川像一匹什么凶猛的野兽，凛然地站在那里。石川紧闭着嘴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两眼射出了令人战栗的寒光，可是他却一动不动。清水望着他，和他对视了一会，忽的转过身去，向着行列一挥皮鞭：“开路，开路！”

石川敬二郎渐渐地从激怒和木然的状态中清醒过来。

“干活的，猪的一样，开路的，牛的一样，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慢慢的……开路，快快的！”

薛同道在一阵吼喝声中睁开了眼，他想一窜坐起来，可是，浑身一阵难耐的疼痛，使他又瘫软地躺下了。他睁开了眼，望着已经走开的行列。他们都走了呀！那一个不就是张班长吗？那不是张

日语：什么？

二虎吗？那个一瘸一拐的不就是刘秋吗？他们还屡屡回头张望的呀！啊，那一个一窜一跳的大个子，一定是石黑城！那两个辅导员为什么挥舞着皮鞭威吓他呢？

“你的！随着一声吼叫，是谁踢了他一脚，同时，一张大嘴、一对饿狼似的眼珠子出现在他的面前。“你的一个的后边的开路。跑了跑了的不行得喽！明白嘎？”

顿时，薛同道觉得满腔的怒火涌了上来，他咬住牙根愤怒地坐了起来，但是，那一张大嘴，那一对饿狼似的眼睛却一下子不见了。

在前边，一个个辅导员，正挥舞着皮鞭像撵赶着羊群似的撵赶着缓缓行进着的人们。

“快快的开路！快快的！”

“开路的，牛的一样，哈哈……”

沿着崎岖的山路，薛同道晃晃悠悠地走着。淡淡的月光，照着他那消瘦的脸庞，脸上的鲜血粘着泥土，显得模糊而又狰狞。他磕磕绊绊地跨上了通往花冈矿山的公路。

他和这里的每一个战俘一样，害着严重的痢疾，更因为长期的饥饿，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了，两腿发软，猛站起来就会两眼发黑，有时会一下栽倒下去——前天就在工地上晕倒了呀！昨天，在那块潮湿的地铺上昏迷了一天，他像每个病号一样，一天只喝了两小碗叫人不死也不活的橡子面粥。今天更没劲了。

从前，不仅仅在一年以前，他还是个一杠子敲不倒的、结实得像头小公牛似的小伙子，而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儿了。这是多么单纯而又严重的病啊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有谁能不害这种病呢？而害这种病的人，哪个又能够逃生呀！

今天早上，起床号刚一响，辅导员小畑就把他从地铺上拉了起来，命令他上工；上工号还没有落，辅导员们就用皮鞭把他赶上了

工地。可是，身体是太弱了呀，上半天分给他的一米半土方，他没有做完，中午开饭时，清水只准他吃半块橡子面馒头，作为对他的惩处（当时几乎惩处了所有的人）。下半年，他更没有力气了，浑身简直像一摊稀泥似的，几乎要瘫软在地上了，下半年分给他的一米半土方的活儿，他怎么能够做完呢？（其实，辅导员每天分给每个人的活儿，有谁能做得完呢？）当他听到清水吼叫“前边的来来”的时候，他就随着大家站上前来了，并挨了两皮鞭。当他看到刘秋在地上翻滚，哀告，尤其当他听到那一声声撕裂人心的惨叫时，他的脑袋“轰”地一声，是一股什么强大的力量催动着他冲了上去……

他的脑袋昏沉麻木，机械地向前走着。他什么也听不到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像是在深秋走进了浓雾弥漫的深谷；他像一匹受了重伤快要死去的野兽，摇晃着沉重的躯体，踉踉跄跄地走着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在他嗡嗡鸣叫的耳朵里，仿佛又响起了他所熟悉的、是那样沉静而又严厉的声音：“同道 要记住 单干瞎拼 是不会把我们的生活改变过来的。它只会造成个人的死灭，和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危害 记住呀 同道！”

这父亲般的训诫，战友般的忠告，兄弟般的劝说啊！忽然，他觉得一个黑瘦黑瘦的小个子和他并肩走着了。他那个宽阔的前额，那因沉思而常常皱起的眉头，和那严峻而深沉的目光，都在他眼底浮现……

他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是没有听张华的忠告吗？是对刚才反抗清水而感到后悔吗？或者，是对刚才没有痛快地揍清水一顿而感有遗憾吗？这时候，他自己也弄不清楚。沿着崎岖不平的公路，两条腿仍然机械般地拖拉着。听到脚下淙淙的流水声，他才像是醒悟了似的愣然站住，他发觉自己是站在这每天都要走两趟的花冈桥上。他睁着空虚的两眼，茫然地望着脚下的花冈河。泛着血光的河水，轻轻地冲击着桥桩，卷起了一个又一

个小漩涡。他望着它，眼前浮现出王法廷的影子。

虽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，但他还清楚地记得。那天清早，寮长伊势从地铺上，把躺了十多天的重病号王法廷拉了起来，拖出了寮门，硬塞进那上工的行列。当走一步唉呀一声的王法廷挣扎着走上这石桥的时候，忽然像癫狂了似的哭嚎着，一头扑过了桥的栏杆，栽到河里去了。平静的水面上，溅起了水花，一个个的漩涡散开去……

当时，王法廷并没有死。他被矿山上的几个日本工人救了上来。可是，就在当天晚上，寮长伊势把大家集合在走廊上，一个个怒气冲冲、杀气腾腾、光着膀子的辅导员们，先用麻绳蘸着凉水，轮番的打着他的脊梁，又把他按倒在地上，用十字镐把砸他的屁股和大腿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三四次，最后一次，他再没有醒来……

头顶上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抬头一看，灯柱子上摆动着的纸标语，像锋利的锯条，挫痛着他的心。啊！突贯期间！十五个钟头的工、橡皮面、皮鞭、狰狞的脸、惨痛的哀叫……一下子涌上了他的脑海，并立刻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念头：“跳河！”但他立刻觉醒过来，倔强的本能，征服了他自杀的念头。他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着脑袋，像是要把这个坏念头赶跑。

“哼哼 那太便宜了他狗日的们！”他冷笑了两声 喃喃地自语着，头也没回地走下了石桥。

他觉得两条腿像是坠着两块大石头，沉甸甸的实在拖不动了；空空的肚皮更是一阵阵的绞痛，咳！浑身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呀！刚才没有跳河 这会想来倒有些后悔 如果 面前再有一道河的话，他也许想也不想的一头扑下去。他艰难地挣扎着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，眼前出现了一片灰漆漆的木房。

“啊 韩国寮 韩国寮！”他在心里暗暗地叨念着 忽然 他觉得天旋地转 群山晃动 眼前一阵黑 他栽倒了下去……

听到有人轻轻呼唤的声音，他醒过来了。睁眼一看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站在他的身旁，晚风吹动着她那白色的长裙。老大娘弯下腰来，把滚热的手搭在他的额上。

“啊，老大娘！”薛同道在心底亲切地呼唤了一声，失神的两眼，立刻充满了泪水。他扶着老大娘的胳膊站了起来，在公路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。

朝鲜老大娘一边给他拍打着身上的土，一边亲热地问着什么，他虽然听不懂她的话，但他却深深的感受到了。他睁着被热泪迷糊了的眼睛，望着面前站着的慈祥的老人。多么大的委屈，多么深的情意，只有用眼睛来表达和传递。

朝鲜老大娘拂去又飘到额前来的几绺白发，按了按薛同道的肩膀，像是说：“等一等吧，孩子！”就转身回到木房子里，不大一会，她端着一碗开水蹒跚地走出来，在她身后，紧跟着一个四五岁系着粉裙的小姑娘，小姑娘用两只小手吃力地捧着一个白米饭团。

薛同道用颤抖的手接过了水碗和饭团，一颗颗的热泪滴进了水碗里。朝鲜老大娘和小姑娘一动不动地瞅着他。老大娘脸上那松弛的肌肉，微微地抽搐着，她又抬起那满是老茧的手掌，抹去眼眶里的几颗泪珠。躲在老大娘身后的小姑娘，扯着老人的裙角，偷偷地瞅着这个“奇怪”的人。

“你的，你的什么的干活？”

在耳边突然爆响的一声吼叫，使薛同道不由得浑身一颤，碗和饭团同时滑落了。他扭过脸去一看，是戴着战斗帽的小烟；从小烟那高昂的肩膀上，又探出一个光秃的大脑袋来，从三角眼里射出来的凶光，使他立刻感到了阴冷。“他不就是那个大太君河野吗？”忽然一个危险的念头在他半麻木的脑子里闪过，他瞪着充血的眼睛，要站起来，一拳把一切砸碎！

“巴格！”还没有等他站起来，小烟一脚踹在他的脸上，他沉闷

地哼了一声，歪倒在石头旁了。血，顺着他的鼻孔和嘴角淌了出来……

他躺在朝鲜老大娘怀里，老大娘用裙角给他擦抹着脸上的血。小姑娘站在老大娘的身后，瞪着乌亮的小眼睛，惊惶地望着这个倒在祖母怀里的、满脸是血的人 多怕人呀！

他仿佛是被一股猛烈的热流激醒了。他艰难地睁开了疼痛的、已经发肿了的眼 仰望着那满头的白发 那满是皱纹的脸 那深陷的、闪着泪花的老眼，他更听到了老人那急促的呼吸。多么美好的白发，多么熟悉的皱纹，多么慈祥的老眼呀！多么亲切的呼吸，又是多么温暖的怀抱呀！顿时，从他心底泛起了一种幼儿的激情，不由得轻轻地唤了两声娘，热泪沿着他那颧骨峻起的面颊，一颗颗滴在老人的衣裙上。

这时候，一群扛着镐锹的人，没精打采地走下桥来。小姑娘蓦地跑开迎了上去：“阿爸基！阿爸基！<sup>①</sup>”她扑到一个工人的大腿上了。

薛同道猛然醒悟地坐了起来。朝鲜老大娘把他搀扶起来，又给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用手指着公路尽头那一片黑压压的房子，说了几句什么。薛同道像是听懂了似的木然地点了点头，就跟踉跄跄沿着公路走了下去。

黑暗从群山的山根下升起，团团的乌云从群山的顶峰上压了下来，眼前豁然亮起了一片黄苍苍的灯火。

大门口的一个电灯底下的木牌上，出现了“中山寮”三个大黑字，它像三个大钉子似的狠狠地楔在他的心上。虽然，在这一年来，他每天都要看到它好几次，但都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使他感到恐怖，不，是仇视！是愤怒！想毁灭一切的复仇的怒火，顿时在他胸膛里燃烧了起来，他要扑上去一拳将它砸个粉碎，可是，他的一

<sup>①</sup> 朝鲜语：爸爸。

只脚已经跨过门槛。

留在他背后的，是死寂的乌云弥漫的深谷；是夜晚单调的淙淙的流水声。啊！花冈河静静地流着。

## 2. 中山寮

中山寮——一片黑压压的木房，像一座古墓似的孤零零地坐落在花冈河南岸的深谷里。在严冬，大雪会掩埋了它；在深秋，它又被浓雾淹没，只有在这夏天晴朗的中午，才见到一点阳光。但处在这海岛的东北高原，尤其在这多雨的季节里，很少有过一个从早到晚的晴天。

中山寮，深陷在阴冷和恐怖里！

一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丛生着野藤、荒草，为蛇兽所盘踞的荒谷。不久，鹿岛组在这里搭起了一排排的木板房，接着，他们把一群中国战俘和劳工赶进了这里。一年来，不管风风雨雨、不管日晒和降雪，每天天不亮战俘就被撵出木房，一直到天黑，才又钻进这个“坟墓”里来过夜。

群山耸立，乌云低垂，中山寮和漆黑的宇宙凝成一体，从一个个小窗子里透出来的灯光，好像传说中的魔鬼的眼睛。潺潺的流水声、单调的蛙鸣，伴随着从山那边传过来的隐隐约约的机器转动声，轻轻地激荡着深谷宁静而又恐怖的夜晚。这时候，从寮后边的小山头上——那是中山寮的“火葬场”，还时时飞扬起火花，也许